

人到中年，学会守拙



1

不争对错

《道德经》中说：“夫唯不争，故无尤。”有智慧的人，不争论对错，不解释自己，不评价他人。看起来平淡无奇，不够突出，自然也能避开是非之事，守得清静之心。

明代名士王象晋，晚年四处游历。一次，王象晋一行来到乡下集市，在小摊上买了一个茶叶蛋。王象晋剥开蛋壳，咬了一口，发现是个双黄蛋，眼尖的摊贩看到后，立马嚷起来：“双黄蛋的价格可不一样，你得加钱。”

听了这话，随从气愤地说：“世上哪有这道理，他这是欺负人！”说着便要上前去理论。王象晋赶紧拦住他，连连摆手道：“小事而已，别小题大做。”随后他付过钱，拉着随从就走了。

路上，随从仍不甘地说：“难道我们就自认倒霉？”

王象晋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：“为了区区一个鸡蛋的钱，你与他争执，弄不好最后还要闹到官府去。钱是小事，耽误了行程，不值得。”

“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”做人应该像水一样，不和万物相争，默默无闻，才能透彻清明，生生不息。

人生在世，角度不同，难分对错；层次不同，不用争辩。

与其强争高下，不如及时放低自己。如此，便会远离无谓的琐事，活得清明自在。

2

不乱分寸

《道德经》中讲：“甚爱必大费；多藏必厚亡”。过度干涉，就会浪费精力；过分关注，就会走向灭亡。

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事，最重要的就是讲分寸。凡事过犹不及，如果一味显露自己而忘了身份，越了边界，只会给自己带来灾祸。

历史上，长孙无忌官至宰相，又是唐高宗李治的舅舅。他尽心治理朝政，立下很多功劳，深受群臣敬重。

但可惜，他做事不懂得安分守己，总是过于干涉职责外的事。选官上，介入选拔流程，提拔政见相同的官员；政策上，越级颁布各种政令，以长辈自居，失

去了当时君臣该有的界限。

后来，唐高宗忍无可忍，把他贬谪到了黔州，直到他郁郁而终。

俗话说：“在其位，谋其职；不在其位，不谋其职。”生活中，每个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，都有各自的使命。各自负责好自己应做的事情，自然才可有序运行，社会才会稳步前行。若是懂得分寸，就会打破这种平衡，让自己也陷入困境。

守好底线，不乱分寸，恪守本分，做好自己的事，才是为人的大智慧。

3

不露锋芒

《菜根谭》中有云：“君子不作垢业，亦不立芳名，只是元气浑然，圭角不露，便是持身涉世一安乐窝也。”君子不做耻辱的坏事，也不图树立美名，只是保持天地浑然之气。

相传，秦朝时有一名术士，跟随师父学习了几十年，修得御剑之术。临别时，师父嘱咐他，不要将自己的本领展示给别人。

他回到了家乡，乡亲们摆酒为他接风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大家纷纷好奇，他学到了什么。他一时兴起，就忘记了师父的嘱咐，表演了御剑的术法。

这件事很快就传了出去，众人都来跟随他练习。

秦王知道了这件事，害怕此人威胁到自己，就秘密派人把他抓了起来。

《菜根谭》中说：“藏巧于拙，用晦而明，寓清于浊，以屈为伸。”自然万物，高低相随，难易相成。灵巧往往隐藏在笨拙之下，光明常常躲藏在黑暗之后。清明需要混浊的沉淀，伸展需要弯曲的准备。

光而不耀、深藏若虚，是一种策略，更是一种修养。

“稳”字当头，行得稳，才能走得远。

《道德经》中说：“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。”人这一生过得好不好，不在于外在的评价，修的是内在的境界。

在人生路上：层次不同，不争对错；身份不同，不乱分寸；处境不同，不露锋芒。

如此，便能守住本心，无愧于心，行所当行，平安顺遂。

来源：人民网

《箴言集》里有句话说：“深藏不露是一种卓越的才能。”一个人境界越高，姿态越低，越是胸有智慧，越是不露锋芒。

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。人到中年，半生已过，历尽千帆，终是懂得：“笨”一点，又何妨？天道忌全，人道忌满。真正的聪明人，都是能够守拙藏慧之人。

用文字呈现岁月之美



近日，我读了作家许冬林的散文精选集《与岁月慢慢商量》，感触颇深。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写物散文集，它散发着草木香、胭脂香，又氤氲着晚风细雨的清凉，和年少情怀的幽寂惆怅。

我对散文的倾向是以“情”取胜，没有情感的散文，就像衣着华美的贵妇人缺少点什么，少了什么？情。有情才能感人。纵观一些名篇佳作大抵如此。鲁迅的批判，梁实秋的闲情，贾平凹生活中的趣意，余秋雨苦旅中的追问，莫不如此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引起心灵上的共鸣。许冬林的散文便是这样，她将过往岁月酿成诗一般的文字，引人入胜，发人深省。这应该与她的人生历程密不可分。

许冬林的文字清新空灵、精致唯美，如一幅幅清浅的水墨画，似一个个跃动的音符，作品情感细腻婉约。读她的散文是件愉悦身心的事，她的文章短小精悍，古朴典雅，富有质感，不落“俗套”。以追求自然、雅致、豁达为要旨，舒缓流畅，仿佛信手拈来，又似精心雕刻。这与她常年阅读古典文学，尤其是诗词有直接的关系。且看她写人生的幽凉：“是幽凉，是后半夜的露水挂在陈年蛛网上的凉，是霜降之后的初霜卧覆在石阶上的凉。”再看写深情的难以表达：“仿佛一曲琵琶终了时，四弦裂帛，之后是唯见江心秋月白，貌似走向虚无，其实是抵达另一种存在，另一种无垠。”这样的语言将古诗词融入现代语汇，浑然一体，耳目一新。

一个作家如果不站在灵魂高处感叹生活、感悟人生，作品一定没有深度。许冬林的散文，我能感受到她对生活的认知是如此诚实和真挚。或许是早年乡村生活经历的缘故，她对人生、对乡情乡愁，才体会得如此深刻透彻。

在《与岁月慢慢商量》文集中，其语言的拿捏、修辞的运用更具特色。比如《不提繁弦》中写到：“从前，似乎是喜欢急管繁弦的浓烈。喜欢有浓度的生活。一瓢子舀下去，捞上来的是密密匝匝的欢歌笑语。”《万物依旧生长，而你不在其中》：“夜深人静，闭目聆听《白度母心咒》，只觉得一切苦痛遁去，身心轻盈。在僧人的唱颂里，我看见月光普照，群山空寂，一条白色的河流蜿蜒地穿过大地，身后两岸，绿草萋萋，万物生长。”《自花传粉的女

人》：“爱情不来，我自盛开。盛开成最饱满的状态，盛开得花枝招展，盛开，是自花传粉地盛开。但不自怜，不自惭，不自哀。你没来，我也盛开。随时等待爱情的造访。自在。自若。等待温柔地进化，成为一个异花传粉的女人。等待他来，把爱情的花粉，播撒在亭亭的柱头之上，濡湿一颗渴望繁衍孕育的心。”《风吹乌桕》中：“风慢慢吹，我们慢慢老。我们飘荡在江湖之上，是一个个旅行者；风慢慢吹，我们慢慢老。老成一棵他乡的乌桕，就知道了秋很深，霜很冷。走成一棵秋天的乌桕，就知道了江湖辽阔，知道风霜敲打出来的繁华高峻而沉实。”类似这样的文字，在文集中比比皆是。

现代快节奏的日常生活往往是诗意的消解，许冬林的散文则是让自己的心灵静下来，沉下来，发掘出日常生活的诗意。在《昔年同桌》《春姑娘的痴情》《妈妈是个奇怪物种》《路过你的城市》等篇目里，这种感受性就是来自于作家对生活的观察，对洞悉事物的敏感。当然，这种感受性与作家主体的心境和审美息息相关。我觉得许冬林的很多散文，以这样的生命感受为触发点，因此她的文字就具有了灵性，有了地基，有了生长点。这种感受性不仅仅来自作家对生活的直接体验，更来自于她对经典阅读的感受和运用。

许冬林能够以一颗纯粹的“素心”，去面对“存在”的芜杂和当下社会生活的浮躁，始终保持着真淳的自我。因此，她的散文是一个经过创作主体的情思过滤的“存在”。作为一名年轻作家，她用自己敏锐的触觉，不断地摄取美的意境，捕捉美的瞬间，并在不断探索生活的美感中，获取心灵上和精神上的慰藉，用文字呈现岁月之美。 孙功俊